

精神王国与恺撒王国

认识论引论：为真理而斗争

我们生活在一个人们不爱真理不寻求真理的时代。真理日益被利益和兴趣以及对财富的向往所代替。不热爱真理不仅仅是因为对真理抱有虚无主义的或怀疑主义的态度，而且是由于真理被某种信仰或教条主义的学说所取代。为了这种学说，谎言可以畅行无阻，它不是恶，而是善。对真理的无动于衷早就由不允许自由地寻求真理的教条主义信仰所决定了。在欧洲，科学曾作为对真理的自由研究和探索而得到发展，并不看它是不是对人有用，对人有好处。但后来，科学也开始变成反宗教的教条主义学说的工具，例如马克思主义的或技术至上论的工具。如果我们的时代以绝对的谎言为特征，那么这是一种特殊的谎言。这种谎言被为了某些最高的目标而确定为神圣的责任。恶被打着善的旗号加以辩解。当然，这并不新奇。历史总是喜欢为了自己的最高目的而替恶作辩护（即黑格尔所说的理性的狡猾）。但在我们这个时代，问题变得极为严重。哲学上的崭新之处在于，真理理念本身被动摇了。不错，在对真理的这种否定方面，古代的怀疑论者是先驱。但是怀疑论者很快就被柏拉图、亚里士多德、普罗提诺，也即在希腊哲学的顶峰时期，战胜了。经验主义者和实证主义者的真理观是自相矛盾的，不确定的，但在实质上，他们与那些和他们相对立的认为真理具有绝对性的哲学派别一样，也承认真理是无可置疑的。在对真理的以往的理解中，对真理的

怀疑始于实用主义哲学,但这种哲学并不以走极端为特点,具有过渡性。极为深入地动摇了真理的是马克思和尼采,虽然他们对真理的动摇发生在相互对立的方向上。在马克思那里,确立了一种真理的历史相对主义,真理是在得之于黑格尔的辩证法基础上的阶级斗争的工具。被马克思主义者在实践中广泛使用的辩证法谎言,由辩证唯物主义来加以辩护,而辩证唯物主义与自己的哲学基础处于深刻的矛盾之中,最终被认为是已揭示出来的绝对真理。存在着一种对马克思主义者所揭示的这一真理的教条主义的态度,它使人想起天主教教会对自己的教条主义真理的态度。但马克思主义哲学是实践哲学,认为真理是革命无产阶级的斗争工具,无产阶级的真理与资产阶级的真理不一样,甚至自然科学真理也是如此。尼采把真理当作争取权力意志的斗争的表现形式,是被不断创造的价值,真理服从于超人的形成。非理性的生命哲学实际上对真理不感兴趣,但在这种哲学中有着真理的成分,这就是,它认为真理是生命的功能。有前途的、也更使人感兴趣的存在主义哲学主张对真理作主观主义-存在主义的而不是旧的客观主义的理解。但这并不意味着否定真理。在克尔凯郭尔那里,绝对真理被在主观的和个人的东西中揭示出来。存在主义哲学的各种最新派别在真理问题上严重地互相矛盾。那位不能算作存在主义哲学家的海德格尔,在一本关于真理问题的小册子里倾向于对真理作本体论的客观的理解。但是这种对真理的古典理解是以新的术语表述的,具有特点,更为精致。人们最终也不清楚,在海德格尔那里人(Dasein)为什么能认识真理。真理对自由的依赖是与对真理的本体论理解相矛盾的,在这种本体论理解中,强调的是正在展现着的存在。与其他的存在主义者不同,海德格尔坚持对真理的旧的但重新表述的理解。在许多幼稚的哲学家那里占上风的是相对主义和历史主义。与

对真理的旧的静止的理解相比,相对主义和历史主义有正确的成分,但更多的是根本性的谬误。历史主义无法理解历史的意义,因为它完全否定意义。在我们这个时代,政治起着主导作用,而在政治当中,通常并不谈论什么真理和谎言,善和恶,而是谈论‘左倾’和‘右倾’;‘反革命’和‘革命’,虽然这些标准开始变得什么意义都没有了。当前,世界及其背后的思想正在陷入混乱,这种混乱应当使人们明白真理与逻各斯以及意义的存在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如果没有应当在辩证发展中获得胜利的逻各斯和意义,辩证法将丧失一切意义。辩证唯物主义是一种用语上的矛盾,原因正在于此。如果没有历史发展的逻各斯和意义,就不可能有不断产生着相对主义的历史发展。这里所说的意义不可能是发展本身。我们看到,旧的、静止的和被客观化了的对真理的理解是错误的,它引起了最终导致否定真理的反应。但甚至在对真理的主观-存在主义的、动态的理解中,真理也是永恒的,并且获得了另外的意义。真理,整体性的真理,是上帝,它不是从事认识活动并完善着自己结论的主体与客观现实客观存在的相互关系或同一,而是向处于主体和客体彼岸的神的生活的进入。人们通常把科学认识规定为对这种或那种客体的认识。但是这一定义不能使我们的认识深入下去,它是与我们的被客观化了的世界的各种条件相适应的。在认识的深处,即使是对自然界的最实证性的精确科学,也包含有逻各斯的印迹。

旧有的传统观点承认真理的客观标准。真理几乎被等同于客观性。对真理和真理性认识的理解中的这种客观主义绝不仅仅为遭到多数哲学流派批驳的所谓朴素实在论所特有,毕竟是把认识理解为与不断展现着的“客观”现实相符合的流派占上风。康德的批判与这种客观主义相决裂,把真理看作理性与自身相符合,真理被规定为与各种理性规律的关系,规定为思想之间

的一致。但是康德也主张客观主义,主张由于与先验意识相关,有些东西是人人都必须遵守的。在康德那里,主观的东西和客观的东西这两个概念仍然是互相矛盾的,没有被弄得很清楚。文德尔班、李凯尔特和拉斯克等人的新康德主义认为真理是价值,但错误地用没有创造性的规范主义对此作了解释。胡塞尔在沿着意识的客观唯心主义即抛弃了各种柏拉图神话的柏拉图主义前进。只有存在主义哲学以现实主义的或理想主义的形式与客观主义脱离了关系,虽然存在主义哲学有各种各样的派别,可能落入新的客观主义,如海德格尔在抛弃旧的术语时那样。只有在克尔凯郭尔那里有主观的个人的真理,但在他那里这一点并没有从哲学上得到论证。需要首先指出,真理并不是在认识者那里与被客观地给予的现实的符合。无论是谁,在什么时候,都无法解释存在的现实怎么能够变成认识的观念。当我说面前有一张桌子时,那么这是一种个人性质的真理,但是并没有什么这张桌子和我的论断‘这是桌子’之间的符合。这一对桌子的简单认知首先具有实用的意义。存在着对真理的不同程度的认识,它们取决于人们的一致程度以及他们和世界性的整体的一致程度。但真理也不是理性与自己或自己的人人都必须遵守的规则符合。一切个别真理都应当服从于它的那个真理,不是抽象理性性的,而是精神性的。精神则存在于被理性固定化了的主客体对立的彼岸。真理不是在封闭的思想中,在没有出口的意识圈中的逗留,它是发散和展现。真理不是客观的,是超主体的。认识的顶点不是产生于客体化,而是产生于对经验的超越。通常的意识适用于客观化了的世界。认识的合乎逻辑的不可违抗性具有社会学的性质。我已经不止一次地说过,认识依赖于人们在精神上的一致。真理由于人们最高程度的一致而展现出来,它是对客观世界的,更确切地说是对被客观化了的世界的超越。所谓的“存

在‘不是最深层次的东西。存在已经是理性思维的产物。精神性的生存,或者精神生活,更为深刻,它比存在更重要。整体性真理不是对世界现实的反映或符合,而是世界的意义的胜利。世界的意义则不是适应于世界的堕落并为各种逻辑规律,首先是同一律所局限的逻辑的胜利。神的逻各斯正在战胜没有意义的客体世界。真理是精神的胜利。整体性真理是上帝。这种整体性的、神的、逻各斯的真理的光芒,投射在以现有的客体性世界现实为对象的科学性局部性认识之上。对真理的揭示是精神的创造性行为,人的创造性行为,是克服来自客体世界的奴役的创造性行为。认识是积极主动的,而不是消极的。实际上现象学需要的是认识者的消极性,它把积极性看作心理主义。为什么要认为胡塞尔的现象学是存在主义哲学所不能接受的,原因正在于此。承认认识具有创造性的积极意义完全不是唯心主义,不如说正好相反。

对真理的认识不是理性概念的制定,而首先是评价。用传统的话来说,真理是在存在自身中,或者在存在的深处,或者在生命中,逻各斯之光的突然爆发。完整的整体性真理一分为多。被单一的一束光线(单独的一门科学)照亮的领域可以否认光源即逻各斯——太阳的存在,但没有这个统一光源它就不能被照亮。在各个领域从事认识活动的人全都承认逻辑和它的被认为无可置疑的规律,但他们可以否认逻各斯这一整体性的精神性的圣言——理性。然而逻辑规律,同一律、排中律,意思是说必须适应我们这个堕落了的世界的各种条件,精神处在逻辑规律的彼岸,但在精神中有逻各斯之光。我已经很多次谈到过逻辑规则的不可违抗性的社会学意义,以及这种不可违抗性和令人信服性与精神共同性不同阶段的符合。我现在不想重复已经说过的东西。下面的话是特别重要的。不论是唯物主义还是经验主义(各种类

型的实证主义)以及海德格尔类型的存在主义,都不能说明真理的产生问题。现在特别重要的是海德格尔。人们无论如何都不能明白,人(Dasein)怎么能够超越于卑劣的世界之上,怎么能够从常人(Das man)的王国中走出来。为此,在人之内应当有一种使人超越于现实世界之上的最高本质。那些反对宗教的存在主义者,如此庸俗地思考人,如此低下地理解人,以致认识问题的产生、真理之光的燃烧,都依然不可理解。不论我们对人作怎样的思考,在我们面前人都既在认识着真理之光,也常常陷入错误和迷误之中。认识的悲剧何以可能?为什么逻各斯之光不永远照亮作为不断超越着世界的精神性存在的人的认识之路?认识不仅仅是智力过程,人的全部力量都在其中起作用,包括对真理的自由选择,为真理所吸引或离开真理。笛卡儿明白错误与意志有关。实用主义认为真理就是对生活有用的东西,这种观点是完全错误的。对于日常生活而言,真理也可能是有害的。基督教真理甚至可能是非常危险的,一切国家和文明都可能因它而崩溃。正因为如此,纯粹的基督教真理总是被弄得与人的日常生活相适应并遭到曲解,如陀思妥耶夫斯基小说中的宗教大法官所说,基督的事业被修正了。如果我们相信真理的拯救性质,那么这完全是在另外的意义上。在对真理的关系上出现了“神的東西”与“恺撒的东西”的区分,精神和世界的区分。在另外一端,在关于自然界的精确科学中,我们现在遇到了科学家的真正悲剧。20世纪的物理学和化学作出了伟大的发现,带来了令人目眩的技术成就。但这些成就正在导致对生命的消灭并使人类文明的存在也遇到危险,分解原子的工作和原子弹的发明便是如此。科学正在揭示的不是大写的真理,而是一些具体的真理,而当代世界却正在陷入越来越广的黑暗之中。人正在离开整体性的真理,不断展现在他面前的一个个单个的真理帮不了他。世界被分

两个部分造成了前所未有的欺骗性,在这种情况下,科学发现和技术发明引起了日新月异的新战争的危險。化学家可以无私地发现真理,虽然是局部性的真理,但得到的却是以死亡威胁人的原子弹。这都发生在恺撒王国。只有在精神王国不断展现着的整体性真理之光,可以使这一切得到拯救。

如果我们不论是在朴素实在论的意义上,还是在理性实在论的意义上,还是在先验批判主义的意义上,都拒绝真理的所谓客观标准,那么这完全不是为了与深刻的现实相反,去确立随心所欲的‘主观性’或胡塞尔所说的“心理主义”。深刻的现实在处于客体化之外的主观性中被揭示出来。真理是主观的,而不是客观的,它被客观化在与必然性世界,与恺撒王国的符合之中,被客观化在与现有世界的支离破碎以及坏的杂多的适应之中。与真理以及深刻现实相对立的‘主观性’;封闭的‘主观性’;无力超越,走出自我,这正是一种外部决定性。被封闭在自我之中的人是不自由的生命,他不是由处于深处的东西所规定,他的规定性来自外部,来自世界性的必然性。在这种必然性中,一切都支离破碎,互相敌对,丧失了深度,也就是说,都不是精神性的。当海德格尔、萨特等存在主义者谈论人是被抛到世界上的以及人命由这个世界所规定时,他们谈论的是客体化,这种客体化使人的命运成为没有出路的,脱离了深刻现实的。对这一点几乎不可能有什么争议,这是最后的自由选择。我不把这种哲学称为存在主义,因为它处于客观性的控制之下。这种哲学与旧的经典的本体论哲学的区别在于,它所遇到的是荒谬的无意义的世界的客观性,而经典的本体论哲学则以为它遇到的是理性的和存在的意义的客观性。这是哲学思维的非常严重的危机。但是这两种哲学不论哪一种都仍然处于客观性的控制之下。客体化创造着具有不同比例的现实性和虚幻性的各种各样的世界。认为

人类生活于同一个由外部给予的世界之中,这是错误的。人生活于不同的往往是虚构的世界中,如果一个一个地看,它们与复杂的多样性的现实是不相符合的。虚幻和荒谬所占比例的大小,由对于把其余一切都排挤出去的那个东西的专注程度来决定。普遍主义在关于世界的认识中是非常罕见的。在不同的世界中,分别生活着祭祀人员、科学家和发明家、政治活动家、社会改革家和革命家、作家和艺术家、从事经济活动的工商界人士等等。这些人往往完全不能相互理解。对世界的理解取决于人们的宗教信仰和意识形态方向,而人们的宗教信仰和意识形态方向在天主教徒或马克思主义者、自由主义者或社会主义者、唯物主义者或唯灵论者等人那里是不一样的。不同的阶级接受的世界也不一样,资本家面前是一个世界,工人和知识分子面前是又一个世界。人们在抽象、虚构和神话的王国中思考,更经常的是在其中生活。最理性的人是靠神话生活的。理性主义本身便是神话之一。理性抽象很容易变成神话。例如马克思主义便饱含着变为神话的抽象。人的意识是变动不居的,时而缩小,时而扩大,或集中在一处,或四处扩散。平均水平的意识是一种抽象。理性主义的理性是神话之一。英雄主义和勇敢地拒绝一切对最高的精神性的神的世界的信仰,拒绝一切安慰,同样是我们这个时代的神话之一,是一种自我安慰。人是一种无意识地狡猾的生物,他不完全“正常”;他很容易欺骗自己和别人,尤其是自我欺骗。一种特殊的往往是虚构的世界观的建立,依赖于意识的方向性,具有实用主义的性质,这种性质是对真实现实的认识所没有的。

19 世纪 70 年代的俄罗斯社会学家批评社会科学中的自然主义,在社会学中确立了主观主义的方法。^① 这引起了马克思主

^① H. 米海洛夫斯基和 П. 拉甫洛夫。

义者的嘲笑,他们认为自己是客观主义者,虽然并非如此。阶级观点也是社会学中的主观方法。社会学中的俄国“主观主义者”不能从哲学上论证自己的观点,因为他们是一些实证主义者,当时实证主义占主导地位。但在社会学的主观方法中有着确凿无疑的真理。不仅如此,还可以在哲学中确立一般的主观方法。存在主义哲学是哲学中的主观方法,它确认要在人的存在中并通过人的存在认识世界,它是一种人类中心论。靠把它叫做心理主义来反对它,将是完全徒劳的。心理主义仍然是一种自然主义派别。有不少理由把这称为伦理主义,但这样叫是不对的。伦理主义不是一种精神性的并且是从人的存在中展现出来的精神性的深处出发评价事物的完整统一的观点。精神处于主观主义和客观主义日常争论的彼岸。评价是所谓精神的科学的认识途径,但这种评价所反映的是精神,而不是不仅存在于自然现象中而且存在于各种心理现象和社会现象中的属于客体化的东西。历史世界,或者更确切些说,在客体中被认识的各种各样的历史世界,所涉及的已经是客体化。摆脱了客体化的真正的历史哲学,是救世主义的和预言性的,也即是精神性的。真理和意义在对精神性的东西的认识中,在对真正存在主义的东西的认识中,被揭示出来。客观性的认识只能了解恺撒王国,不能了解精神王国。这里出现一个尖锐的极端性的问题,即,真正的而非客体的和幻想的虚构的现实是否存在。当然,它是存在的,但它不是‘客观的’,也不是粗俗意义上的‘主观的’;它处在主客体两分和对立的彼岸,用印度的术语说,它是阿特曼(我)和梵(宇宙精神要素,绝对物)。一切都以这一现实的存在为前提,没有它,我们将落入幻想中,落入‘客体化’了的事实和客观性的虚幻控制中,结果便是粗俗的主观主义。我们在很大程度上是生活在幻想的世界中,生活在由主体落入客观必然性的奴役之中这一错误方

向所建立的世界中。所有的宗教都反对这种奴役,它们自己却随后又建立了新的客体化奴役。属于精神王国而非恺撒王国的哲学,其基础是实际感受到的精神—宗教体验,而不仅仅是如雅斯贝斯所希望的那样是克尔凯郭尔和尼采的体验。不过我丝毫也不是要以此来否认克尔凯郭尔和尼采的重要意义。

新潮的存在主义者们的哲学观点以关于上帝和精神的神话为前提。就让他们把这称作神话吧。这不会多么使我不安。这是各种神话中最具普遍性的整体性神话。但是,最重要的是,这是一种关于真理的存在的神话,如果没有这种神话就什么真理都谈不上,不仅谈不上大写的真理,连各种杂多的真理也谈不上。关于上帝、精神、大写真理的神话的现实性,不能证明,也无须证明。这是一种最后的选择,它以自由为前提。我有理由认为自己是存在主义者,虽然在更大程度上我可以把自己的哲学称为精神哲学或者甚至末世论哲学。我和存在主义者们的根本区别是:他们认为人的优点在于无畏地把死亡作为最后的真理来接受。人活着是为了死亡,他的生命是走向死亡的生命。弗洛伊德已经认为死亡的本能是被他从很低的层次上加以思考的人的最高尚的事情。海德格尔实质上把死亡看作对龌龊的常人(das Man)的惟一的真正的胜利,也即在死亡之中看到了比生命更深刻的东西。人是有限的生物,不可能在其中展现出无限性,死亡是由人的生理结构决定的。萨特和波伏瓦把死亡看作值得肯定的优点。在我看来,他们所代表的这一现代哲学派别是精神的失败,是颓废和对死亡的膜拜。无所畏惧地面对死亡,自由地接受在这个世界的死亡,是人的优点,这是无可争议的,但这是为了彻底地战胜死亡,为了与死亡的胜利作斗争。一切宗教都反对死亡。基督教就主要是一种复活的宗教。需要用 H. 费奥多罗夫的十分典型的俄罗斯思想来对抗承认死亡的胜利是生命的最后一

章的现代哲学派别。费奥多罗夫是反对死亡的伟大战士,他不仅承认复活,而且是承认积极的复活。存在主义者高于马克思主义者,因为对他们而言毕竟还有死亡问题存在,而在马克思主义者那里,根本就没有死亡这一问题。对马克思主义者来说,人向集体的沦落以及在集体中的积极性,消除了死亡问题本身。不过尽管唯物主义者对问题的解决有种种不当之处,但他们毕竟没有把死亡神化。没有所有的死亡者向永生的复活,世界就是荒谬的,没有意义的。今天的存在主义者看到了生命的这种荒谬性和无意义性。萨特想要通过承认人的并不由他的自由决定的自由来找到出路。人是鄙俗的生命物,但通过自由他可以使自己成为另外的东西,可以建立一个更好的世界。这应当迫使萨特承认人身上的理想性的东西,精神性的东西。如果不承认这一点,存在主义者就会堕落为唯物主义者,虽然是被净化了的唯物主义者。可以把萨特、加缪等人的思想与赫尔岑的悲剧性人道主义加以对比。对赫尔岑来说,世界是偶然的、不死的,人则是自由的生物,可以建立一个更好的世界。但在赫尔岑那里和在后来的尼采那里一样,有一种宗教性的痛苦,这种痛苦是在最新潮的存在主义者那里见不到的。更深刻的真理在于,世界不是荒谬的和无意义的,但它处于无意义的状态之中。这个世界,这个呈现在我们面前的世界,是堕落了的世界,荒谬的无意义的死亡在其中取得了胜利。另外一个世界,思维和自由的世界,只有在被当代存在主义者所否认的精神性经验中才能展示出来。应当看到我们生活在其中的世界的荒谬性和无意义性,与此同时,要信仰与自由联系在一起的精神,信仰那些战胜无意义并使世界得到改造的意义。这将是精神王国对恺撒王国的胜利,是真理不仅对谎言,而且对希望指导一切的局部性真理的胜利。

没有任何比寻求真理和对真理的爱更高的东西了。真理,完

整的真理,是上帝,对真理的认识是对神的生活的进入。用妄图获得普遍意义的琐细的局部性的真理取代统一的完整的起解放作用的真理,导致了盲目崇拜和奴役。在这个基础上产生了根本不是科学的唯科学主义。一切局部性的真理都意味着向统一的完整的真理的认同,虽然它们对此并不自觉。对真理的认识不可能仅仅是人的认识,同样也不能仅仅是神的认识,如在黑格尔的一元论唯心主义中那样,它只能是神人性的认识。对真理的认识是人的创造性的积极行为,人具有神的形象或类似物,也即把神的成分包含在自身之中。这种神的成分是神的他在。哲学所致力于的对真理的认识不可能通过玩弄概念的抽象理性来实现,它只有通过精神性整体理性,通过精神和精神体验,方才可能。西欧的思想在理性主义和非理性主义的矛盾中费尽心机,而理性主义和非理性主义都是对精神性的整体加以分解的结果。存在主义哲学也在这种矛盾中绞尽脑汁,这在亚斯贝斯身上表现得最明显。人们正在明白,哲学认识应当是存在主义性质的,但哲学认识又是不可能的,因为认识着的理性不能认识任何时候都不可能成为客体的存在。但对客体化以外的存在的认识可以通过精神来进行。总是存在于各种认识顶峰的精神性的认识是可能的,它在古代印度就有了。精神性的认识是神人认识,认识不是理性,不是感性,它是整体性的精神。否认对真理的神人认识导致用利益、兴趣和权力意志来取代真理。对真理的认识是对世界的改造和照亮,而不是理论和实践在其中相吻合的抽象的认识。人身上具有认识与之相联系的能动的创造性的因素。这种能动性因素是精神性的。认识自身包含有巫术成分。正因为如此,人可以为精神王国做准备,而不仅是为恺撒王国做准备。当哲学家们在过去谈论各种天赋观念时,这表明,由于自己思维的静止性,他们蹩脚地表达了关于人和人的认识活动中的能动

性精神的真理。不承认人身上的精神的这种能动性,就不能理解人身上的一切,甚至不能理解人的各种潜在能力。人并没有被世界的恶的无限性所压倒,以致失去认识真理的可能性,这是令人吃惊的。不仅是理智,就是理性也不能揭示认识真理的可能性,只有精神才可能做到这一点。希腊字 *vous* 不仅是理性,而且是精神。精神不在理性的东西与非理性的东西的对立之中。真正的存在主义哲学是精神哲学。

现代哲学有一种否定本体世界和现象世界二元论的倾向,这种二元论可以上溯到柏拉图。这种倾向并不新鲜,现象主义、经验主义、实证主义、内在一元论、唯物主义、尼采以及现代存在主义者等,都有。现在,对二元论的否定在形式上更加精致了。我认为,我们在这里有一个基本的矛盾,即满足于现有世界和超越现有世界这两种类型的哲学的矛盾。但是,两种世界的二元论的意义是什么?科学认识怎样使它们相协调?这里,首先要彻底抛开本体论上的二元论和一切对本体这一静止概念的使用。这完全不是我们在经验论各派中看到的精神和物质、精神和肉体的二元论。问题所说的是世界的与意识的两种结构和方向相适应的两种状况,首先是自由和必然、内在结合与分离对立、意义和无意义的二元论。我们生活在一个必然性、分离、对立、荒谬和无意义的世界之中。但这种堕落状况并非世界的全部,世界的另外一种状况也是可能的,它要求有另外一种意识。是的,没有理由断言说只存在一个世界。精神完全不是可以与另外的现实,例如物质现实,相对比的现实,明白这一点是最重要的。精神完全是另外一种意义上的现实,它是自由,而不是存在,是对现有世界的根本改变,是改造世界的创造性力量。还应该指出,离开上帝这个本原,就没有精神。形而上学只能建于人的精神性经验之上,人的精神性经验是对上帝的存在的惟一证明。必然性的、异

化的、荒谬的、有限性的、敌对的世界,是被变狭窄了的、被抛在表面上的意识的世界,这样的意识不可能认识无限性。还存在着世界生活的其他方面,这些方面只能展现在被改变了的意识面前。在这里,通灵术士是对的。世界,统一的上帝的世界,是多方面的。但这样一来,科学认识何以可能 这丝毫不妨碍精确意义上的科学,不会造成任何冲突。科学认识着当下状态中的现实世界,世界的堕落于它是没有责任的。科学寻求着真理,逻各斯在它身上得到反映。但科学有着确定的界限,因而有些问题是它不仅不可能解决,而且连提都不可能提出来的。冲突源自科学的种种不切实际的野心,科学希望自己能够指导人的生活,能够权威性地解决宗教、哲学、道德的各种问题,能够对精神文化的创造指手画脚。这确实在制造着冲突,但不是精确的科学在制造冲突。任何科学都不能对另外的世界是否存在说一句话。如果科学否定另外的世界的存在,那只是因为彻底地陷入自己所处世界的科学家不具备承认世界的其他方面所必需的精神自由。科学中心主义鼓吹对世界的奴役。需要说明的是,正统的神学也认为应该否认世界有多个方面的存在,也在鼓吹对世界的奴役。奥利金关于多个世界的学说受到谴责,正是正统的神学所为。于是,琐细的真理冒充为只有在意识的不停顿的深入和扩展中,即在精神的成长中,才能展现出来的统一的大写的真理。现有的世界,这个世界,是局部性的,正如我们生命中的一天是局部性的一样。

第一章 人与上帝。精神性

人的面前有一个一切问题的问题,即关于上帝的问题。这个问题很少以纯粹的和古已有之的形式出现,它和僵死的经院哲学,和口头哲学以及概念游戏,结合得太紧密了。那些想要抬高上帝理念的人极大地贬低了这一理念,他们赋予上帝以得自恺撒王国而不是精神王国的许多特点。上帝的存在是没有保障的,人在任何时候都可以怀疑并否定它。上帝并不像物质对象那样强迫人们承认自己。它诉诸人的自由。信仰上帝只是在精神经验中与上帝的一种内在会面。应当坚决声明,对上帝存在的一切传统的证明,本体论的、宇宙论的和物理-神学的证明,不仅站不住脚,而且是完全不必要的,甚至是有害的。康德对这些关于上帝存在的证明的批判是非常有说服力的。它不可能被为基督教教义所做的传统辩护所推翻。所谓对上帝存在的人类学证明要有力量得多。这一证明是这样的:人是分属于两个世界的生物,他不和必然性的自然界世界混为一谈,他使自己超越了现有的经验存在,显示着不可能得自必然性世界的自由。这不是对上帝存在的证明,而只是指出了这一存在,因为它在人身上揭露出了精神本质。不能得到应有表达的那种最初的感觉更为重要。如果你在一瞬间想象世界是自我决定的,例如想象作为原初基础的运动着的物质的自给自足性,那你就为这个世界的不可理解、无意义、黑暗和在思想中无法实现而深感震惊。关于上帝的